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 ——融入世界辞书体系的新尝试

李仕春

(西南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当代汉语学习词典》是一部按照国际通行的学习型词典理念编写的中型语文词典,它是当代中国汉语词典编纂者试图与世界辞书编纂接轨、融入世界辞书体系的一种新尝试。词典是编纂出来的更是修订出来的,《当代汉语学习词典》欲成为世界性品牌词典,其编写组就应该刻不容缓地展开新一轮修订,尽快周期性地推出后续版本。唯如此,《当代汉语学习词典》才能在世界辞书之林占有一定位置,才能成为由辞书大国迈向辞书强国过程中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汉语词典。

关键词:《当代汉语学习词典》;描述性话语;语料库技术;句法—语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H0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2)02-0009-07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是由张志毅先生主编、商务印书馆2020年出版的一部学习型词典。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在其出版说明中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本词典是对‘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学习词典如何编写’以及‘编写成什么样’的实践和探索。这种探索是极有价值的,它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迥异于《现代汉语词典》的全新的汉语学习词典的样貌,其义项之细密,释义之浅近,提示之入微,辨析之精准,都让人感到耳目一新。它的出版,将为汉语学习词典的编写提供直接参考;同时,也能为一般语文词典的编写提供全新的思路。我们有理由认为,汉语学习词典的编写,完全可以突破‘《现汉》模式’有所创新,‘辞书强国’的梦想终将会变为现实。”^[1]出版说明

“英语词典可能在所有国家都是词典编纂发展的先行者。”^[2]⁵⁵⁰的确,当今世界辞书学体系是由英美辞书强国建立起来的,优质学习词典的判定标准应该以英语辞书文本为标准制定。以《牛津高阶英语词典》^[3](以下简称《牛高》)、《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4](以下简称《朗高》)、《柯林斯 COBUILD 英语学习词典》^[5](以下简称《柯高》)等学习型词典的标准来看,《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在诸多层面与同类型的英语语文辞书文本

相比相差无几,确实是一部“按照国际通行的学习型词典理念编写的中型语文性词典”^[1]出版说明。可以这样说,《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出现是当代中国汉语词典编纂者试图与世界辞书编纂相接轨、融入世界辞书体系的一种新尝试。

本文主要从世界辞书学的视角介绍《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编写背景、学术创新、修订建议,同时阐明《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在世界辞书体系中的地位。

一、《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编写背景

从编写背景看,《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出版是时代大背景和个人学术经历相互交融的成果。

首先,《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出现是我国从“辞书大国”迈向“辞书强国”的必然结果。当今,学界公认中国是辞书大国但还不是辞书强国,王铁琨^[6]、江蓝生^[7]、李宇明^[8]、张志毅^[9]、章宜华^[10]、王东海^[11]等先生纷纷撰文为建设辞书强国出谋划策。张志毅先生更是指出:“从人才、理论、辞书文本以及产业规模四方面综合取出平均值,我们离辞书强国还有50年左右的距离。”^[12]¹

我们曾撰文指出,与《牛高》《朗高》《柯高》等辞书强国的辞书文本相比,汉语辞书文本存在

收稿日期:2021-11-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语料库视野下的现代汉语单音多义词义项分布研究”(14AYY018);重庆市语委项目“现代汉语常用词义项分布情况描写与解释的学术范式研究”(YYK21104)

作者简介:李仕春(1973—),男,山东日照人,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语委汉语辞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以下现象:“从编纂内容来看,汉语中型语文词典在常用词释义方面漏收了数量不菲的义项、很多释义用语需要修改;从编纂体例来看,与英美辞书强国的文本相比,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标有释义提示语的词典、没有一部用释义元语言编著而成的词典、没有一部标注词频的词典、没有一部标注义频的词典、没有一部按词性排列义项的词典、没有一部按义项群排列义项的词典”^[13]。这些问题在《当代汉语学习词典》中大多得到了比较妥当的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出版标志着汉语词典编纂与世界辞书强国优质词典编纂正式接轨。

其次,《当代汉语学习词典》是国家重视、单位重视、个人努力的结果。鲁东大学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已经成为词汇学与词典学研究重镇,在汉语词汇学与词典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领航作用。教育部语信司于2007年在鲁东大学成立了汉语辞书研究中心,目的是把握中国辞书现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辞书编纂、研究现代化平台,探讨中国辞书发展战略,培养汉语辞书研究、策划、编写、编辑、出版等方面的高级人才。同时,鲁东大学也为汉语辞书研究中心配备了一流的软硬件设施。经过多年努力,鲁东大学汉语辞书研究中心既建立了囊括古今中外辞书的“语文辞书信息库”,又成立了包括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在内的一流的高素质辞书编纂团队。正是依靠汉语辞书研究中心这个学术平台,张先生才编纂出《当代汉语学习词典》这样的高水准词典。把《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定位为继《现汉》之后的又一部高水平的汉语中型语文词典,一点也不为过。

第三,《当代汉语学习词典》是张志毅先生毕生心血的结晶。在词汇学与词典学研究方面,张先生一生都坚持“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产生理论,理论再指导实践”的学术道路。早在高中时代,张先生就开始编写同义词词典,大学时代就撰写了有关同义词词典编纂的理论性文章《同义词词典编纂法的几个问题》^[14]开始编纂同义词词典,后来又关注反义词问题,撰写反义词词典编纂的理论性文章《反义词词典收的应该是词的最佳反义类聚》^[15],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张先生先后编纂出版了《简明同义词词典》^[16]、《反义词词林》^[17]、《反义词大词典》^[18]、《新华同义词词典(中型本)》^[19]、《新华反义词词典(中型

本)》^[20]。精确的词义辨析是精准释义的基本前提,张先生的上述词典编纂实践,为编纂《当代汉语学习词典》这样的综合性语文词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晚年的张先生在早年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出版了《词汇语义学》^[21]、《理论词典学》^[12],这两部书创造了他那个时代汉语词汇学与辞书学研究的理论高峰。经过将近半个多世纪的理论、实践准备,张先生从2006年开始着手进行《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准备工作,至2011年才开始编写,期间张先生撰写了5万字的编写细则,用以指导《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编写。2014年5月张先生去世后,编纂人员遵循先生遗志继续编写,直到2020年5月才出版。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张先生所下的功夫都是国内其他学者所不能比拟的。

二、《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学术创新

辞书的灵魂是释义。义项划分和义项描写又是辞书释义必不可少的步骤。本部分主要从这两个方面谈谈《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在义项划分和义项描写方面的学术创新。与已有汉语词典相比,《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在释义方面有以下突出特点。

(一) 运用语料库技术

语料库时代的到来为词典编纂提供了一个亘古未有的机会,为词典编纂提供了一个重大的变革时机,这种时机可能要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才会有。这种根本性变革主要体现在它使词典无论是在收词还是释义方面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开创了词典编纂的新传统。

在国外,英美等辞书强国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开始把语料库技术和词典编纂结合起来,至20世纪80、90年代基本结束。在国内,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先后建立了北京大学CCL、北京语言大学BCC等大型语料库,但是多项研究指标表明,中国至今没有出现一部完全基于语料库技术编纂的汉语词典。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在义项设立、释义用语运用、配例筛选等方面充分利用了海量语料库。可以说《当代汉语学习词典》是第一部分比较成熟地运用语料库技术编纂的汉语中型语文词典。

(二) 按词性排列义项

多义词义项衍生的实际情况是:义项派生主要发生在相同词性义项之间,本义的词性决定了其派生义的词性,也即本义是动词义项的,派生出来的义项多是动词性义项;本义是名词义项的,派生出来的义项多是名词性义项;本义是形容词义项的,派生出来的义项多是形容词性义项。另外,还有少量词义派生关系发生在不同词性义项之间,但特别要注意的是同一个词的不同词性的义项派生发生在不同认知层面,不同词性的义项派生发生在同一认知层面。

《牛高》《朗高》等多数英语词典都是按照词性排列义项的,也即英语词典一般把相同词性的义项排列在一起;《现代汉语词典》^[22](以下简称《现汉》)、《现代汉语规范词典》^[23](以下简称《现规》)、《现代汉语学习词典》^[24](以下简称《现学》)等汉语词典一般不按照词性排列多义词义项,而是把不同词性的义项混乱排在一起。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以词类作为义项编排的第一层级……同一词类下的各义项根据义频排列”^{[1]凡例}。与同时代同类型的汉语辞书相比,《当代汉语学习词典》是按照词性排列义项的第一部词典。按照词性排列义项不但符合词义衍生规律,而且符合人类认知规律,有利于词典用户理解义项。

(三)运用描述性话语释义

“描述性话语释义”就是用短语或句子描写词的义项,这种释义方式可以融语法、语用、语义为一体,能更好地显示词的语义特征、搭配特点等,便于词典用户理解。早在1961年和1987年就出现了完全运用句子释义的英语词典,分别以内向型词典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韦3》)和外向型词典 *Collins 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柯高》)为代表。《韦3》使用了一种新型的释义方法“单句陈述定义法”,目的是“给语词所指的对象以完整的描述”;《柯高》则用自然句子解释义项,优点是可以充分反映单词在语境中的典型意义及用法。

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就不断有国内外学者提出语文辞书要运用描述性话语释义的观点。如王力认为好的字典应该“尽量以多字释一字”^[25]。Robinson认为:“词典释义稍长一些往往能保证释义的精确度更高一些。”^{[26]184} 黄建华明确指出:“现代语文词典应是句子词典。”^{[27]47} 张志毅更是以《牛高》等英语词典为例,倡导不要

“以词释词”,要“使用短语或完整句子释义”^{[12]221}。遗憾的是,汉语词典至今没有一部成熟的、具有一定影响的、完全运用描述性话语释义的词典。

可以说《当代汉语学习词典》是第一部成熟地运用描述性话语释义的词典,开汉语词典完全以描述性话语释义的先河。

(四)运用释义元语言

国外释义元语言始于20世纪20、30年代的词汇控制研究,该项研究强调外国学生学英语时,应把词汇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1978年出版的《朗文当代英语词典》就采用了控制词汇释义的方法,利用2000个最常用的基本词汇释义,这种释义方法成为《朗文》最具代表性的特色,此后英语外向型学习词典大都采用了词汇控制的释义方法。例如《牛高》第5版控制在3500词以内,第6版控制在3000词以内;《柯高》控制在2500词以内。而《朗高》是同类型词典中释义词汇最少的。

国内从2003年开始,苏新春先生撰写了系列论著研究释义元语言,如《元语言研究的三种理解及释义型元语言研究评述》^[28]、《汉语释义元语言研究》^[29]。《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在释义方面的突出特色就是“所有释义用语尽量不超过4200多个释义元词和本词典收词”^{[1]凡例}。可以这样说,《当代汉语学习词典》是第一部全面实践运用释义元语言解释被释词的汉语词典。

(五)按频率排列义项

《牛高》《朗高》《柯高》等英语学习型词典都是按照使用频率排列义项的,《当代汉语学习词典》也按照使用频率排列义项,特点是“义项主要按义频排列,义频高的排在前面,义频低的排在后面。同时照顾词性、认知、逻辑顺序”^{[1]凡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英语学习词典不仅标注了义频也标注了词频,并且它们对高频义项和高频词都做了形式标记。例如:《朗高》以反白字体标注英语中最为常用的3000个单词,用[S1S2S3]分别表示某个词属于英语口语中最为常用的1000/2000/3000词,用[W1W2W3]分别表示某个词属于英语书面语中最为常用的1000/2000/3000词,另外还运用图表的形式提供某个词的使用频率。《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释义没有类似的义频、词频标记,今后的修订版应该补上。

三、《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修订建议

优质词典是编纂出来的,更是修订出来的。我们从辞书强国品牌辞书的修订次数就可以看出来,优质辞书都是不断修订的结果。例如:英语内向型词典《牛津简明英语词典》^[30](以下简称《牛简》)从1911年出版至今先后修订了11次,《韦氏大学词典》^[31](以下简称《韦大》)从1898年出版至今修订10次,《柯林斯英语词典》^[32](以下简称《柯林斯》)从1979年出版至今修订12次;英语外向型词典,《牛高》从1948年出版至今修订10次,《柯高》从1987年出版至今修订8次。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英语品牌词典都保持着较高的修订频率,并且修订幅度很大。例如根据我们的统计:《牛高》第1版和第2版、第2版和第3版、第3版和第4版、第4版和第5版、第5版和第6版、第6版和第7版、第7版和第8版、第8版和第9版、第1版和第9版之间的释义相似度分别是: $S_{12} = 64.99\%$ 、 $S_{23} = 84.50\%$ 、 $S_{34} = 54.47\%$ 、 $S_{45} = 77.67\%$ 、 $S_{56} = 70.08\%$ 、 $S_{67} = 91.67\%$ 、 $S_{78} = 94.88\%$ 、 $S_{89} = 97.80\%$ 、 $S_{19} = 7.68\%$ 。为了能在竞争激烈的英语辞书市场站稳脚跟、赢得稳定的读者群,为了保证辞书编纂者和出版者的利益,不仅《牛高》词典的编纂者,其他英语品牌词典的编纂者也非常注重对已有版本进行革新式的修

订。由此可见,英语词典编纂者在辞书修订方面一直走着精益求精的路径。

一部词典的出版之际就是它的落伍之时,为使词典能够及时反映最新的语言状况,从而赢得更多的客户资源,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不断更新词典信息。修订频率的高低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词典的市场活力。我们建议《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应从以下方面入手进行修订。

(一)义项收录要更全面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编写原则之一是“义细”,即“义项求细不求全”^{[1]封底},该观点与国际通行的学习词典义项收录原则相冲突。《牛高》《朗高》《柯高》等品牌辞书的修订历史显示:新版本的词典修订者在释义方面的原则是“求全、求细”,并以此作为亮点进行宣传。《当代汉语学习词典》主编张志毅先生多次在其论著中表达如下意思:“汉英一些对应词,虽不可能完全等值,但在西方词典中的义项,比汉语词典的义项常常多、细。”^{[12]216}为此,我们以义项精细度来说明这个问题。义项精细度是指语文性词典中多义词义项划分的粗疏与细密程度。为了能直观地显示汉英中型语文词典义项精细度,我们根据斯瓦迪士核心词列表研制了“汉语和英语内外型词典100核心词义项精细度对照表”(见表1)。

表1 汉语和英语内外型词典100核心词义项精细度对照表

| 词典类别 | 内向型词典 | | | | | | 外向型词典 | | | | | |
|-------|-------|-------|-------|------|------|------|-------|-------|------|------|------|------|
| | 英语 | | | 汉语 | | | 英语 | | | 汉语 | | |
| | 牛简 | 韦大 | 柯林斯 | 现汉 | 现学 | 现规 | 牛高 | 韦高 | 柯高 | 孙版 | 鲁版 | 徐版 |
| 义项精细度 | 12.84 | 23.95 | 19.82 | 5.59 | 5.90 | 5.68 | 10.46 | 13.02 | 7.96 | 4.56 | 3.30 | 1.53 |

说明:孙版:孙全洲主编《现代汉语学习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鲁版:鲁健骥、吕文华主编《商务馆学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徐版:徐玉敏主编《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表1显示:英语内向型词典的义项精细度远远高于汉语内向型词典;英语外向型词典的义项精细度也是远远高于汉语外向型词典。从历时角度看,汉语和英语同样都是古老而悠久的语言;从共时角度看,现代汉语和现代英语同样丰富而多彩。因此,汉英同类型词典的义项精细度应该是一致的,存在如此巨大差别的原因是汉语词典漏收了数量不菲的义项。《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应在义项收录方面进一步下功夫,其义项收录原则可考虑改为“在求全的基础上求细”。

(二)配例要进一步优化

学习型词典一般都为每个义项配有大量例句。例如出版于2012年的《韦高》,它最大的特点是例证非常丰富,我们随机选取30个词进行统计,平均每个词有5.6个例证。我们同样随机选取30个词进行统计,《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平均每个词有7.6个例证。但是《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配例略显杂乱无章,还需要进一步优化。例如:“坑”在《当代汉语学习词典》中第一个义项的释义是“地面上凹陷下去的地方:泥~|沙~|深~|挖了个~儿|刨个~儿|院子里有个大~儿|小心,前面有个水~|把树放进去就可

以把~_儿埋上了。”按:《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这一释义只专注于地面的坑,并不符合语言事实,通过语料库检索,可知“坑”不仅仅指地面上的坑,还有不同表面的坑,例如皮肤表面的坑、水果表面的坑、剧院里的乐池坑、汽车维修厂的检修坑等等。因此《当代汉语学习词典》这一义项可修改为“凹陷下去的地方:泥~|沙~|深~|挖了个~_儿|脸上有~_儿|苹果表面~~洼洼|剧院的乐池~|汽车维修厂的检修~。”

(三)应该为义项设置导航词

为义项设置导航词是英语学习词典的标配,这是因为学习型词典一般都用描述性话语释义,描述性话语释义虽然增加了释义的精确度,但缺点是释义用语过长不利于词典用户快速查找目标义项,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学习型词典就在常用词义项前面设置释义提示语(导航词)。例如《朗高》的“signpost”(语义路标),《牛高》的“short cuts”(义项提示),等等。《当代汉语学习词典》虽然用描述性话语释义,但是并没有为常用词义项设置导航词,为了提高词典用户查找目标义项的效率,《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应为某些常用词的义项设置导航词。

(四)词典收词应该平衡配套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中对一些常用词没有收录,存在收词不平衡、不配套的现象。《当代汉语学习词典》主要以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词汇学研究的成果作为收词依据,偏重按照使用频率收词,因此漏收了一些常见词语。例如:收录了“抛弃”却没有收录“抛”,收录了“衰老”“衰退”却没有收录“衰”等。不收录词头却收录由词头组成的复音词,词典用户对这种做法难免不会产生一定的抵触心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销量。

(五)应该真正按频率排列义项

近10年来,我们先后撰写了一系列论文,探讨运用语料库技术的方法研究常用词的义项分布情况。我们的研究表明要想研究清楚常用词在现代汉语中的义项分布情况,就应该做到:对于高频词(也称核心词,如打、跑、黄、黑等),要抽取30000条约250万字的语料,对之进行穷尽性分析,才能研究清楚其义项分布情况;对于中频词(一般常用词如跳、狗、灰等)要抽取10000条约80万字的语料,对之进行穷尽性分析,才能研究清楚其义项分布情况;对于低频词(使用频率低的常用词),只要抽取5000条约50万字的语料,

对之进行穷尽性分析,就可以研究清楚其义项分布情况了。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编者显然没有花费这样大的功夫来分析常用词的义项分布情况,因此《当代汉语学习词典》中有些多义词在义项设立、排列方面存在些许问题。例如“看”在《现汉》中有9个义项、《现规》中有10个义项、《现学》中有11个义项,在《当代汉语学习词典》中有8个义项。经过比较,可知“看”在《现汉》《现规》《当代汉语学习词典》中的释义相似度基本一致,《现汉》先出、《现规》《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后出,因此就“看”字释义来讲,《现汉》是《现规》《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蓝本。“看”在《当代汉语学习词典》中的释义也是以《现汉》为蓝本的,虽然改动比《现规》大,但《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改动并没有完全建立在语料库技术之上,以致《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对“看”的释义稍逊《现汉》。例如《现汉》的第一个义项是“使视线接触人或物”,《当代汉语学习词典》调整为“使视线接触人或物;使眼光朝着某个方向”。根据古今中外词典对“看/see”的释义对比,结合“看/see”在现代汉语/英语中的使用情况,可知该义项的最优描写应该是“用眼睛感受外界事物”,《当代汉语学习词典》添加的释义用语“使眼光朝着某个方向”是多余的。事实上,就视觉类词来讲,担任“使视线接触人或物”功能的汉语单词是“望”或“瞧”、英语单词是look。另外,“看”在《当代汉语学习词典》中的第三个义项“观察”与《现汉》第2个义项“观察并加以判断”是相对应的,《当代汉语学习词典》为“观察”设立一个义项是对的,但《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又把“观察”细化为a、b、c、d四个子义项,这种释义过于细致,显得繁琐,不利于词典用户掌握;同时“看”在现代汉语中也有“判断”的意思,《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却没有为之设立义项,这似乎是一种失误。我们运用语料库技术的方法从北大CCL现代汉语语料库中抽取了30000条共计3176214字的“看”字语料,并为之建立“看”字平衡语料库,经过穷尽性分析后,得出“看”字大致可以分为表示视觉活动的义项和心理活动的义项,共有17个义项,汉语类词典漏收了“看”的表示心理活动的义项^[33]。类似的文章可以为《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释义提供参考。

(六)应该加强理论指导

“理念演绎辞书,理念领跑辞书,理念提升辞

书”^[12],用理论指导辞书编纂是张先生一贯追求的最高境界。《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修订应该继续贯彻张先生的辞书编纂理念,真正做到词典中每个词的收录、每个义项的解释、每个配例的设置都有理论说明、翔实的数据支撑,都是语料库技术和辞书学理论的完美结合。

辞书思潮的演进与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密不可分,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不同时期的语言学理论演绎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语文辞书。按照历时顺序,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分别是历史比较语言学、描写语言学、生成语言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前两种理论都是为人服务的,生成语言学理论是为人机对话服务的,人机对话的本质就是使计算机理解人类的自然语言,因此生成语言学理论是以研究语义生成机制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这表现在语言研究领域就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句法—语义界面逐渐成为语言学研究热点,在生成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下,语言研究中先后出现了配价语法、依存语法、格语法、框架语义学、构式语法、论元结构、生成词库等语言学理论。

上述理论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机用词典的建设提供理论依据。机用词典是以词库形式存在的机器可读词典,主要有 WordNet、FrameNet、HowNet、Word Sketch Engine 等,它们分别由美国学者 Miller、Fillmore、中国学者董振东、英国学者 Kilgarriff 领衔研制。最初的机用词典是在人用词典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它们比人用词典在多项义项划分和义项描写方面更加细致、更具操作性,但它们符合机器阅读,不便于人类理解。虽然机用词典和人用词典在义项划分和义项描写方面有很大差别,但是建设机用词典所依据的与句法—语义有关的理论,对人用词典中常用词义项的划分和描写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运用描述性话语释义已经成为当代词典编纂者特别是外向型词典编纂者的共识,但迄今为止,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在运用“描述性话语”释义方面,仍旧处于探索阶段,并没有公认的理论可依。鉴于此,我们向《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编写组提出如下建议:应该借鉴与机用词典相关的句法—语义理论,以之划分和描写适于人理解的现代汉语常用词义项,为《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和修订服务,使语义的生成机制在词典的释义中体现出来。具体方法是:用论元结构理论

解决动词义项的释义问题、物性结构理论解决名词义项和形容词义项的释义问题、动性结构理论解决副词义项的释义问题,等等。

当今,世界辞书编纂正进入一个新阶段,《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编写组如果能够把语料库技术和当代辞书学理论(句法—语义理论)完美地结合起来,创立融最佳方法和最优理论为一体的释义范式,并以此范式作指导,进一步优化《当代汉语学习词典》释义,做到《当代汉语学习词典》中每个词的收录、每个义项的解释、每个配例的设置都有理论说明和翔实的数据支撑,《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就一定能成为世界性的品牌辞典,我们“辞书强国”梦就一定会实现!

词典是编纂出来的,更是修订出来的,《当代汉语学习词典》欲成为世界性的品牌辞典,其编写组就应该刻不容缓地展开新一轮的修订,最快周期性地推出第二版、第三版……。

参考文献:

- [1] 张志毅.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 [2] 亨利·贝戎. 英语词典编纂史[M]. 裘安曼,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3] Diana Lea, Jennifer Bradbery.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10th)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
- [4] Della Summers.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5th) [M]. 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2009.
- [5] Harper Collins. Collins COBUIL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9th) [M]. London: Harper Collins, 2018.
- [6] 王铁琨. 规范化、现代化与辞书强国——中国辞书事业发展的思考[J]. 辞书研究,2007(1).
- [7] 江蓝生. 为实现辞书强国梦而开拓前进——中国辞书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J]. 辞书研究,2014(1).
- [8] 李宇明. 努力发展我国的辞书事业——在汉语辞书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上的讲话[J].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 [9] 张志毅. 辞书强国——辞书人任重道远的追求[J]. 辞书研究,2012(1).
- [10] 章宜华,廖彩霞. 融媒体时代辞书创新人才的培养与制度建设——兼谈辞书强国与人才队伍建设的关系[J]. 辞书研究,2019(3).

- [11] 王东海,李仕春,王丽英.从辞书大国迈向辞书强国的关键举措——基于与语言规划互动的辞书编纂出版规划研究[J].科技与出版,2018(3).
- [12] 张志毅,张庆云.理论词典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13] 李仕春,王成.设立现代汉语词汇学与词典学国家级大型项目的可行性分析[J].殷都学刊,2020(3).
- [14] 张志毅.同义词词典编纂法的几个问题[J].中国语文,1980(5).
- [15] 张志毅.反义词词典收的应该是词的最佳反义类聚[J].中国语文,1989(4).
- [16] 张志毅,张庆云.简明同义词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 [17] 张志毅,张庆云.反义词词林[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 [18] 张志毅,张庆云.反义词大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 [19] 张志毅,张庆云.新华同义词词典(中型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20] 张志毅,张庆云.新华反义词词典(中型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 [21] 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23] 李行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3版)[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14.
- [24]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学习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25] 王力.理想的字典[J].国文月刊,1945(33).
- [26] Sidney I Landau.词典编纂的艺术与技巧[M].章宜华,夏立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27] 黄建华.词典论[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 [28] 苏新春.元语言研究的三种理解及释义型元语言研究评述[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
- [29] 苏新春.汉语释义元语言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 [30] Angus Stevenson, Maurice Waite. Concis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12th)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31] Merriam-Webster Incorporation. Merriam 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11th) [M]. Springfield: Merriam-Webster Incorporation, 2003.
- [32] Harper Collins. 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 (13th) [M]. London: Harper Collins, 2018.
- [33] 李仕春,艾红娟.框架语义学视阈下的词义衍生研究——以多义词“看”为例[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

Contemporary Chinese Learner's Dictionary: A New Attempt to Integrate into the World Dictionary System

LI Shichun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Contemporary Chinese Learner's Dictionary* is a medium-sized dictionary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pilation idea of learner's dictionary. It is a new attempt for modern Chinese compilers trying to connect with the world dictionary compilation and to integrate into the world dictionary system. Based on the idea that dictionaries are both compiled and revised, if *Contemporary Chinese Learner's Dictionary* wants to become a world-famous dictionary, its compilation team should carry out a new round of revision and periodically launch subsequent edi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Only in this way can it occupy a certain position in the world dictionaries and become a landmark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from a big dictionary country to a powerful one.

Key words: *Contemporary Chinese Learner's Dictionary*; descriptive statement; corpus technology; syntactic-semantic theory

(责任编辑 梅 孜)